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顏氏家訓卷下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顏氏家訓卷下

隋　顏之推　撰

涉務篇第十一

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禄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強幹習事四則藩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

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略有術此則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辦也人性有長短豈責具美於六塗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便無媿耳　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禄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晉朝南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

者擢為令僕以下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於清名益護其短也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籤省並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其睫耳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弘正為宣城

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為放達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糾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葢貴穀務本之道也夫食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種之茠鉏之刈穫之載積之打拂之簸揚之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可輕農事而貴末業哉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為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

者皆信僮僕為之未嘗目觀起一撥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閒之過也

省事篇第十二

銘金人云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至哉斯戒也能走者奪其翼善飛者減其指有角者無上齒豐後者無前足蓋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古人云多為少善不如執一鼫鼠五能不成伎術近世有兩人朗悟士

也性多營綜畧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録書迹未堪以留愛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碁博鮮卑語煎胡桃油鍊錫為銀如此之類畧得梗槩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　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群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

說之儔也總此四塗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祿或無絲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為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終陷不測之誅則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類甚衆良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耳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為也今世所覩懷瑾瑜而握蘭桂者悉耻為之守門詣闕獻書言計率多空薄高自矜夸無經畧之大體咸糠粃之微事十條之中一不足採縱合時務已漏先覺非謂不知但患知而不行耳或

被發姦私面相酬證事途迴冗龖懼慫尤人主外護聲教脱加含養此乃僥倖之徒不足與比肩也　諫諍之徒以正人君之失爾必在得言之地當盡匡賛之規不容苟免偷安垂頭塞耳至於就養有方思不出位干非其任斯則罪人故表記云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論語曰未信而諫人以為謗已也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禄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

有刼持牢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諠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為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為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然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為弗為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

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諠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為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旣以得利必以利治㣲染風塵便乖肅正

坑穽殊深瘡痏未復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勢分也不能通達亦無尤焉　王子晉云佐饔得嘗佐鬬得傷此言為善則預為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況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嵩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辠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讎灌夫之横怒求地游俠

之徒非君子之所為也如有逆亂之行得辠於君親者又不足卹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為節文爾　前在修文令曹有山東學士與關中太史競歷凡十餘人紛紜累歲內史牒付議官平之吾執論曰大抵諸儒所爭四分并減分兩家爾歷象之要可以晷景測之今驗其分至薄蝕則四分疏而減分密疏者則稱

政令有寛猛運行致盈縮非算之失也察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求之預知其度無災祥也用䟽則藏奸而不信用密則任數而違經且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安有肯服既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欒曹貴賤咸以為然有一禮官恥為此議苦欲留連強加考覈機杼既薄無以測量還復採訪訟人窺望長短朝夕聚議寒暑煩勞背春涉冬竟無與奪怨誚滋生赧然而退終為內史所廹此好名好事之辱也

止足篇第十三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唯在少欲知止為立涯限爾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為名言也　天地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沖損可以免害人生衣取以覆寒露食取以塞饑乏之爾形骸之內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窮驕泰耶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富有四海貴為天子

不知紀極猶自敗累況士庶乎常以為二十口家奴婢
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
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義散之
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仕宦稱泰不過處在中品前
望五十人後顧五十人足以免恥辱無傾危也高此者
便當罷謝偃仰私庭吾近為黃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羇
旅懼罹謗讟思為此計僅未暇爾自喪亂已來見因託
風雲徼倖富貴旦執機權夜填坑谷朔歡卓鄭晦泣顏

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

誡兵篇第十四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為業徧在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秦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春秋之世顏高顏鳴顏羽之徒皆一鬬夫爾齊有顏涿聚趙有顏冣或作聚漢末有顏良宋有顏延之並處將軍之任竟以顛覆漢郎顏泗自稱好武更無事迹顏忠以黨楚王受誅顏俊以

據武威見殺得姓巳來無清操者唯此二人皆罹禍敗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衆違棄素業徼倖戰功吾既羸薄仰惟前代故寘心於此子孫誌之孔子力翹門關不以力聞此聖證也吾見今世士大夫纔有氣幹便倚賴之不能被甲執兵以衛社稷但微行險服逞弄拳腕大則陷危亡小則貽恥辱遂無免者國之興亡兵之勝敗博學所至幸討論之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為主畫規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然而每

見文士頗讀兵書微有經畧若承平之世睥睨宮閫幸災樂禍首為逆亂詿誤善良如在兵革之時構扇反覆縱橫說誘不識存亡強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誡之哉誡之哉習五兵便乘騎上可稱武夫爾今世士大夫但不讀書即稱武夫兒乃飯囊酒甕也

養生篇第十五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相值人生居世觸途牽縶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

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勞役而望遁跡山林超然塵滓
千萬不過一爾加以金玉之費鑪器所須益非貧士所
辦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
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願汝
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慎節起臥均適
寒暄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禀不為夭折者吾無
間然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
餘目看細字鬚髮猶黑鄴中朝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黄

精未車前得益者甚多不能一一說爾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痛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叩齒三百下為良行之數日即平愈今恒持之此輩小術無損於事亦可脩也凡欲餌藥陶隱居太清方中總録甚備但須精審不可輕服近有王愛州在鄴學服松脂不得節度腸塞而死為藥所誤者甚多　夫養生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豹養於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前賢所戒也嵇

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徵而以貪溺取禍往世之所迷也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畧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嵊建義不捷為賊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

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何賢智操
行若此之難婢妾引决若此之易悲夫

歸心篇第十六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
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重
勸誘爾原夫四塵五廕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群生
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惠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
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内外兩教本為一體漸極為異

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
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
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
旅燕享刑罰固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為之節使不淫濫
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
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為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
福或未報應為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為
姦慝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為損國也其五以

縱有因緣如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後世之乙乎為異人也今並釋之于下云　釋一曰夫遥大之物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若天地天為積氣地為積塊日為陽精月為陰精星為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為石矣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形色同爾但以大小為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也石既牢密烏兎

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墜忽變為石地既滓濁法應沉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為不溢歸塘尾閭渫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劃列國未分翦疆區野

若為曆次封建已來詎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乾象之大列星之彩何為分野止繫中國昴為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越彫題交阯獨棄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外也凡人之信唯耳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宣乍安斗極所周管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迷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刼也

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虫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氊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世有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十變五化人力所為尚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踴出妙塔乎　釋二曰夫信謗之徵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

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闕然當獲報耳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為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為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為惡而儻值福徵便可怨尤即為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以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行棄而不說若覩凡僧流俗便生

非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為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以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畧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禄位毀禁之侶何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法服已墮僧數歳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釋四曰内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恵為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髮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戸以為僧尼也皆由為政

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國賦
算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
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狥主而棄親孝子安
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
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為罪人若能偕化
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佉之國則有自然稻米
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
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不相屬及其殁後則與前

身侶猶老少朝夕耳世有魂神示現夢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須福祐亦為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為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況於己之神爽頓欲棄之哉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非一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

之良僕妾臣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為勤苦修德乎亦是
堯舜周孔虛失愉樂耳一人修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
幾身罪累幸熟思之汝曹若觀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
子未能出家但當兼修戒行留心誦讀以為來世津梁
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儒家君子尚離庖厨見其生不忍
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內教皆能不殺
此乃仁者自然用心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
勉行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

悉録耳且示數條於末梁世有人常以鷄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輙破二三十枚臨死髮中但聞啾啾數千鷄雛聲　江陵劉氏以賣鱓羮為業後生一兒頭是鱓自頸以下方為人耳　王克為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為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内周行遍體痛楚號呌方復説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孝元在江州時有人為望蔡縣令經劉敬躬

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剎柱屏除形像鋪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臥簷下稍醒而覺體痒爬搔隱疹因而成癩十許年死 楊思達為西陽郡守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饑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

被刀刺𠷈呼而終　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世有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天命為子娶婦恨其生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尊虵虺其性毒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却云教以婦道不孝己身不顧他恨但怜己之子女不愛己之兒婦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算慎不可與為鄰仍不可與為援宜遠之哉

書證篇第十七

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接余也字或為莕先儒解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花似蓴江南俗亦呼為猪蓴或呼為荇菜劉芳具有注釋而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莧菜呼人莧為人荇亦可笑之甚　詩云誰謂荼苦爾雅毛傳並以荼苦菜也又禮云苦菜秀案易統通卦驗玄圖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花黃似菊江南

别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璞注爾雅此乃藏黃蒢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耳亦大誤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英益知非龍葵也　詩云有杕之杜江南本並木傍施大傳曰杕獨皃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杕樹皃也在木部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為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　詩云駉駉牡

馬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為放牧之牧鄴下博士見難云駉頌既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騲騭乎余荅云案毛詩云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其下又云諸侯六閑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若作放牧之意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駉駉之稱良馬天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騲也周禮圉人職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圉人所養亦非騲也頌人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為得也易云良馬逐逐左傳云以

其良馬二亦精駿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傳良馬通於牧騂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　月令云荔挺出鄭玄注云荔挺馬薤也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為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文亦云馬藺易統通卦驗玄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為草名誤矣河北平澤率生之江東頗有此物人或種於階庭但呼為旱蒲故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為馬莧

堪食亦名豚耳俗曰馬齒江陵嘗有一僧面形上廣下狹劉緩幼子民譽年始數歲俊悟善體物見此僧云面似馬莧其伯父劉縚因呼為荔挺法師縚親講禮名儒尚誤如此　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皃也韓詩亦重為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為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誤　詩云有渰萋萋興雲祁祁毛傳云渰陰雲皃萋萋雲行皃祁祁徐皃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

暴疾也案浄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為雨俗冩誤耳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　禮云定猶豫決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者案尸子曰五尺犬為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縁木如此上下故稱猶

豫狐之為獸又多猜疑故聽河冰無流水聲然後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　左傳曰齊侯痎遂痁說文云痎二日一發之瘧痁有熱瘧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為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痎瘧音皆在世間傳本多以痎為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為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瘧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瘧乎　尚書曰惟影響周禮云土圭測影影朝影夕孟子曰圖影失形

莊子曰罔兩問影如此等字皆當為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即謂為景淮南子呼為景柱廣雅云晷柱掛景並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彡音杉音於景反而世間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為失矣

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為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乘之車按諸陳字並作陳鄭之陳夫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此六書為假借也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别字唯王

義之小學章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詩云黄鳥于飛集於灌木傳云灌木叢木也此乃爾雅之文故李巡注曰木叢生曰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為灌族亦叢聚也所以江南詩古本皆為叢聚之叢而古叢字似冣字近世儒生因改為冣解云木之冣高長者案衆家爾雅及解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為徂會反劉昌宗詩注音為在公反又祖會反皆為穿鑿失爾雅訓也

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

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其間字有不可得無
者至如伯也執殳於旅也語回也屢空風風也教也及
詩傳云不戢戢也不儺儺也不多多也如斯之類儻削
此文頗成廢闕詩言青青子衿傳云青衿青領也學子
之服按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為衿孫炎郭璞注
爾雅曹大家注烈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鄴下詩本既無
也字群儒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
為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

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　易有蜀才
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録不言姓名
題云王弼後人謝炅夏侯該並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
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南
方以晉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為僞書不貴省讀故不
見也　禮王制云贏股肱鄭注云謂捋衣出其臂脛今
書皆作擐甲之擐國子博士玄該云擐當作捋音宣擐
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蕭讀是徐爰音患非

也　漢書田肯賀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為田肯梁元帝嘗問之答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黃改宵字為肯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為肯　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蓋謂非玄黃之色不中律呂之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王莽非直鳶髆虎視復紫色蛙聲亦為誤矣　簡策字竹下施朿（七賜反）末代隸書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為

夾者猶如刺字之傍應爲朿今亦作夾徐仙民春秋禮音遂以筴爲正字以策爲音殊爲顛倒史記又作悉字誤而爲述作妬字誤而爲妬　徐鄒皆以悉字音述以妬字音妬既爾亦可以亥爲豕字音以帝爲虎字音乎

張揖云宓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宓今伏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羲按諸經史緯候遂無宓羲之號虙字從虍音呼宓字從宀音綿下俱爲必末世傳寫遂誤以虙爲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耳何以驗

之孔子弟子虙子賤為單父宰即虙羲之後俗字亦為
宓或復加山今兖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
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虙之
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為宓較可知矣　太史公記曰寧
為鷄口無為牛後此是刪戰國策耳按延篤戰國策音
義曰尸鷄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為尸後當為從俗
寫誤也　應劭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
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

筑伎癢不能無出言案伎癢者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
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伎癢今史記並作俳佪或
作徬徨不能無出言是爲俗傳寫誤爾　太史公論英
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媢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
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媢之誅此二媢並當作娟娟亦妬
也義見禮記三蒼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娟
王充論衡云妬夫娟婦生則忿怒鬭訟益知娟是妬之
別名原英布之誅爲意賁赫耳不得言媢　史記始皇

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本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壹明之凡四十字其一所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於左使毋疑凡五十八字一字

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書兼為古隷余被勑寫讀之與内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官庫其丞相狀字乃為狀貌之狀爿旁作犬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為隗狀耳　漢書云中外禔福字當從示禔安也音匙匕之匙義見蒼雅方言河北學士皆云如此而江南書本多誤從手屬文者對耦並為提挈之意恐為誤

或問漢書注為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何故以省代禁荅曰案周禮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糺禁鄭注云糺

猶劄也察也李登云省察也張揖云省今省詧也然則小井所領二反並得訓察其處既常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詧古察字也　漢明帝紀為四姓小侯立學校桓帝加元服又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是知皆外戚也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為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年小獲封故須立學耳或以侍祠猥朝侯非列侯故曰小侯禮云庶方小侯則其義也　後漢書云鸛雀銜三鱓音善魚多假借為鱣鮪之鱣俗之學士因謂之

為鱣魚案魏武四時食制鱣魚大如五斗奩長一丈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丈安有鸛雀能勝一者況三頭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鱓魚長者不過三尺大者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鱓卿大夫服之象也續漢書及搜神記亦說此事皆作鱓字孫卿云魚鼈鰌鱣及韓非說苑皆曰鱣似蛇蠶似蠋並作鱣字假鱣為鱓其來久矣

後漢書酷吏樊曅為天水郡守凉州為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曅城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

士因循迷而不寤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乎　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胏此是削札牘之柹耳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謂札為削王褒童約曰書削代牘蘇竟書云昔以摩研編削之才皆其證也詩云伐木滸滸毛傳云滸滸柹貌也史家假借為肝胏字俗本悉作脯腊之脯或為反哺之哺學士因解云削哺是屏障之名既無證據亦為妄矣此是風角占候耳風

角書曰庶人風者拂地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也　三輔決録云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果當作魏顆之顆北士通呼物一凷改為一顆蒜顆是俗間常語耳故陳思王鷂雀賦曰頭如果蒜目似花椒又道經云合口誦經聲璅璅眼中淚出珠子𥗽其字雖異其音與義頗同江南但呼為蒜符不知謂為顆學士相承讀為裹結之裹言鹽與蒜共苞一裹內筩中耳正史削繁音義又音蒜顆為苦戈反皆失也　有人訪吾

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攰之民何字也余應之曰意為攰即是皷倦之皷耳要用字苑云皷音九偽反字見廣雅及陳思王集也張揖吕忱並云支傍作刀劔之刀亦是剞字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或借剞字終當音九偽反　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頽縱任俠飲酒誕節兖州號為䠩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為嚃羹之嚃自爾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湘州刺史張纘謚也江南號為碩學案法盛世代殊近

當是耆老相傳俗間又有䵝䵝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為黑傍沓顧雖博物猶出簡憲孝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　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呼其祖考為先亡丈人又疑丈當作大北間風俗婦呼舅

為大人公文之與大易為誤耳近代文士頗作三婦詩乃為匹嫡並耦己之群妻之意又加鄭衛之辭大雅君子何其謬乎　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别時烹伏雌吹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為吹當作炊煮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聲類作扊又或作㡉　通俗文世間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漢人其叙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玄

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為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竟不得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即是通俗文為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

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不少以為何也荅曰史之闕文為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

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仲尼脩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廁豨黥韓覆畔討滅殘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于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嫕皆由後人所羼非

本文也　或問曰東宮舊事何以呼鴟尾為祠尾荅曰張敞者吳人不堪稽古隨宜記注逐鄉俗訛謬造作書字耳吳人呼祠祀為鴟祀故以祠代鴟呼紺為禁故以糸旁作禁代紺字呼盞為竹簡反故以木傍作展以代盞字呼鑊字為霍字故以金傍作霍代鑊字又金傍作患為鐶字木傍作鬼為槐字火傍作庶為炙字既下作毛為髦字金花則金傍作華窻扇則木傍作扇諸如此類專輒不少又問東宮舊事六色罽緅是何等物當作

何音荅曰按說文云莙牛藻也讀若威音隱㟪瑰反即陸機所謂聚藻葉如蓬者也郭璞注三蒼亦云薀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生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圍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為莙又寸斷五色絲横著線股間繩之以象莙草用以餙物即名為莙于時當紲六色罽作此莙以飾緄帶張敞因造絲傍畏耳宜作隈

栢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闞駰十三州志以為舜納于大麓即謂此山其上今猶有堯

祠焉世俗或呼為宣務山或呼為虛無山莫知所出趙
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兄弟李普濟亦為學問並不能
定鄉邑此山余嘗為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
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柏人縣民為縣令徐整所立銘
云土有巏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巏務山也巏字遂無
所出務字依諸子書即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
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耳入鄴為魏收說之收大
嘉歎值其為趙州莊嚴寺碑銘曰權務之精即用此也

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荅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　爾雅云朮山薊也郭璞注云今朮似薊而生山中案朮葉其體似

蒯近世文士遂讀蒯為筋肉之筋以耦地骨用之恐失其義　或問俗名傀儡子為郭禿有故實乎荅曰風俗通云諸郭皆諱禿當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戲調故後人為其象呼為郭禿猶文康象庾亮耳　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叅軍為長流乎荅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此事本出山海經流作留）於祀主秋（此說本於月令）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耳晉宋以來始為叅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為嘉

名馬　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為非說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乎主人撫掌大笑應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手迹乎荅曰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尚得臨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為武反正為乏皿蟲為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專以說文為是也其有援引經

傳與今弃者未之敢從　又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説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為證無妨自當有禾名導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穟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為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觡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甞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如此之流不足憑信大抵服其為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為證若不信其

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間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為專輒耳考校是非特須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蒼尼旁益丘說文居下施凡如此之類何由可從古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為仲以說為悅以召為邵以間為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謬過成鄙俗亂旁為舌揖下無耳黿

鼉從黽奮奪從雚音館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谿巫混經旁皋分澤片獵化為獦音葛獸名出山海經寵變成竉竉音郎動反孔也故從穴業左益土靈底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強改為別單字自有善音輒析成異如此之類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說文蚩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案

彌亘字從二間舟詩云亘之秬秠是也今之隷書轉舟為日而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間為舟航字謬也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為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為酉漢書以貸泉為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為銀國志以天上有口為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為恭宋書以名力為劮㕘同契以人負告為造如此之例蓋數術謬語假借依附雜以戲笑耳如猶轉貢字為項以叱為七安可用此定文字音讀乎潘陸諸子離合詩賦拭卜破字經及鮑昭謎

字皆取會流俗不足以形聲論之也　河間邢芳語吾云賈誼傳云日中必熭注熭暴也曾見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須臾卒然便昃耳此釋為當乎吾謂邢曰此語本出太公六韜案字書古者暴曬字與暴疾字相似唯下少異後人專輒加傍日耳言日中時必須暴曬不爾者失其時也晉灼已有詳釋芳笑服而退

音辭篇第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

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揚雄著方言其書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也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吕覽淮南許慎造説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耳而古語與今殊别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内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為怪異自兹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

馬之諭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
為之折衷榷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
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
厚其音沉濁而鈋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
子南方為優閭里小人北方為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
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
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
者則南人以錢為涎以石為射以賤為羨以是為舐北

人以庶為戍以如為儒以紫為姊以洽為狎如此之例兩失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李蔚兄弟頗事言詞少為切正李季節著音韻決疑時有錯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為疎野吾見兒女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為已罪矣云為品物未考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稗為逋賣反娃為於乖戰國策音刎為免穆天子傳音諫為閒說文音戛為棘讀皿

為猛字林音看為口甘反音伸為辛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聲類以系音羿劉昌宗周官音讀乗若承此例甚廣必須考校前世反語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為在遘左傳音切椽為徒緣不可依信亦為衆矣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訛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為兄侯然則兄當音所榮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璵璠魯之寶玉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

山當音為奇江南皆呼為神祇之祇江陵陷沒此音被於關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前聞也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為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為知音矣夫物體自有精麁精麁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上呼號下烏故反）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尚書云好（呼號反）生惡（於各反）殺是為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甫

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為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為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耳管仲號仲父范增號亞父

案諸字書焉字鳥名或云語詞皆音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遥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爾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別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

於今也邪者音琊未定之詞左傳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莊子云天邪地邪漢書云是邪非邪之類是也而北人即呼為也字亦為誤矣難者曰繫辭云乾坤易之門戶邪此又為未定辭乎答曰何為不爾上先標問下方剋德以折之耳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為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别此為穿鑿耳　古人云膏粱難整以

其為驕奢自足不能剋勵也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亦由内染賤保傳外無賢師友故耳梁世有一侯嘗對元帝飲謔自陳癡鈍乃成颸段元帝荅之云颸異涼風段非干木謂郢州為永州元帝啓報簡文簡文云庚辰吳入遂成司隸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教諸子侍讀以此為誡河北切攻字為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同殊為僻也北世有人名暹自稱為纖名琨自稱為衮名洸自稱為汪名勬音藥自稱為獡音爍非唯音韻舛錯亦使

其兒孫避諱紛紜矣

雜藝篇第十九

真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承晉家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吾幼承門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為人所役使更覺為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

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書翻以能自

蔽也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雖然廝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也梁氏秘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羲之之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

所變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為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偽字前上為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為楷式畫虎而成多所傷敗至為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遂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

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偏滿經傳唯有姚元標工於楷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泊于齊末祕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江南閭里閒有畫書賦此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為其人未甚識字輕為軌則托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頗為所誤也

畫繪之工亦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常有梁元帝手畫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蕭賁劉孝先劉靈

並文學已外復佳此法翫閱古今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為猥役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國侍郎後為鎮南府刑獄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琴書之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橐之子也仕為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為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直運素業豈見此恥乎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

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為世之常射以為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昇降以行禮焉防禦冦難了無所益亂離之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讌集常縻榮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願汝輩為之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恜恜音救惕也此之謂乎且十中六七

以為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竒偶自然半𭒹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隂陽者為鬼所嫉坎壈貧窮多不通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網嚴密强負此名便有詿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為之吾甞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匠聚得龍首金匱玉軨玉厯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亦悔罷凡隂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

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
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　算術亦是六藝
要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歷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
明不可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精之位至
南康太守河北多曉此術暅音亘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
不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
急亦為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　禮曰君子無
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洎於梁初衣冠子孫

不知琴瑟號有所闕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此樂愔愔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况爾曹乎　家語曰君子不博為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不用博奕為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有時疲倦則儻為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吳太子以為無益命韋昭論之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

目覩手執比並勤篤之志也能爾為佳古為大博則六
著小博則二煢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煢十二棊數術
淺短不足可翫圍棊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為雅戲但令
人躭憒廢喪實多不可常也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
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
乃有倚竿帶劒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
驍汝南周璝宏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
四十餘驍賀又嘗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

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彈棊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憒時可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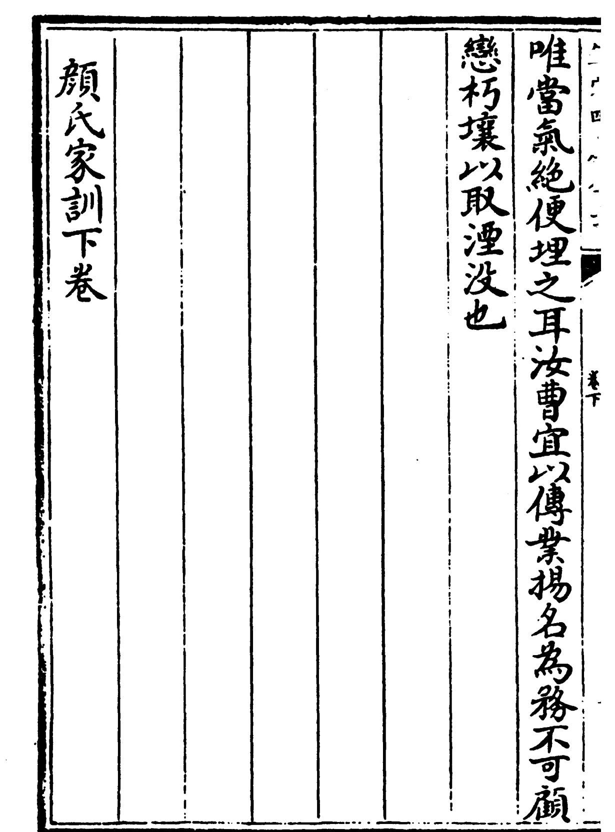
終制篇第二十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間與白刃為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為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為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為汝誡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啟求揚都

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北地燒磚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間絶於還望今雖混一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且揚都汙毀無復孑遺還被下濕未為得計自咎自責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內傍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廕使汝等沉淪厮役以為先世之耻故靦冒人間不敢墜失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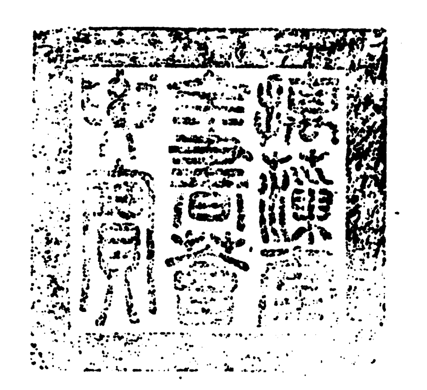
而已不勞復魄殮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屬世荒饉家途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塼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床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弩牙玉豚錫人之屬並須停省糧甖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旐彌在言外載以鱉甲車襯土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掃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墻於左右前後隨為私記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禫唯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餟酹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吾

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
所至勿刳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
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為之
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盡忠
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
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
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況為事
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



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為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湮沒也

顏氏家訓下卷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姚元開